

# 留俄歸國北伐行（五）

劉 紹 西

## 軍營兵變午夜槍聲

民國十八年五月一日勞動節，郝穴地方無產業工人，且為避免誤會計，故未舉行紀念會。祇派人往市上散傳單而已。朱副師長於今日上午稱病離去。謝訓練員來請示開紀念會，及三全會報告事項，當面告應注意事宜。

五月三日為濟南慘案一週年紀念日，上午十一時舉行紀念會。到各團體代表十餘人，民衆數百，余為當日在濟南身歷其境者，記憶猶新，悲憤萬狀，深感弱國國民之難處也。除開會如儀外，晚上六時排演「五三血」白話劇，觀眾約有六

七百人，演出逼真，人人憤慨，痛恨倭寇之欺我太甚，會場革命空氣，異常濃厚，頗能收宣傳之效，誠為郝穴空前未有之盛會。演至九時始散，各團訓練員亦多到參觀。

四日上午九時召開處務會議，除各單位報告工作外，並議定工作計劃，訓練大綱，及定期舉行政治討論會，設立俱樂部等要案。下午搬遷於原住對面之舖屋，晚上照例去江邊散步。翌日為「五五」孫總理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之紀念日

，因下雨未能舉行紀念大會，祇得懸旗張燈以示慶祝，聊誌不忘而已。

六、七兩日仍住在郝穴，天氣時晴時雨，草完備呈總政訓處的工作報告，無甚麼事，頗覺無聊，而陰雨朦朧，益增苦悶。乘閒寫信寄南京家中，並附生活近照，藉慰衆人。在此閒時，真感枯寂，一出街外，滿目所見多是丘八，餘外還有的，就是三十金蓮的婦女，和滿面黝黑的煙鬼。此地對於嫖、賭、吹、三大害，均甚熾盛且公開，流毒社會不淺，如不改革，為害匪輕。

八日，今晨大鈞來說：昨晚二十二團第二營兵變，詳情未悉。早飯後，余偕周副官往該營部調查，始悉係受共匪煽惑。第二營第六連有一排士兵，全欲偷跑，並擬聯絡第三營第八連（該連係機關槍連）一部份士兵，預備偷運數挺機關槍和數百枝步槍逃走。一共約有被誘欲逃跑之兵百人左右，已約定由共匪在對江開船來接渡，向對岸逃走，後因被發覺，預為防範，故未能成功。昨晚已捉獲數逃兵，及土人一名，押候審訊，所以昨晚追擊逃兵時，槍聲卜卜，疑有事變發生，後在騎兵連又捉獲二共匪云。

## 中原戰役西行受阻

十日，本定今日出發赴宜昌，後因張司令來電謂馮玉祥率部反抗中央，進攻武漢，本師奉命為總預備隊，飭在荊沙候命，故仍暫在郝穴請示。昨所擬到宜昌的一切計劃，又不適用了。徒費一番心血。吾國人民苦於戰禍久矣，至十七年才告統一，喘息未遑，現又出現不斷內爭，真令人慨嘆不置。從前所擬定的語言已不適用，故又重新

昨日奉令駐防宜昌，今日督促處內各人清理行李。笨重者用船運往，輕便者攜帶隨行，部隊日間即開拔。

九日，今日為「五九」國恥紀念日，上午十時在郝穴舉行紀念會，藉以喚醒國民，雪恥圖強。今日有一部隊伍開拔過江，擬由江南前往宜昌駐防。昨日逮捕之共匪，已由師軍法處審訊完畢，由師部提出槍決。

五十師前日派陳聲孚等三人來處參觀，今日告辭回去。今日本處派了廖、亢兩員，前往宜昌作先頭宣傳，並籌備駐防各事宜。今晚又接張司令來電，改去荊沙候命。

中事」一書，內容對國民革命，話譏不遺餘力，似有反動嫌疑。黃昏即下大雨，直至天明。

十一日，上午仍下雨，下午始轉晴。仍住郝穴候命。後方訓練之新兵，今日開來補充，因在屋裏不覺又想起江西人的頭來了。真巧，我們最近所經過的江西、湖北兩省，各有特別之處，江西人多爛頭（癩瘌頭），湖北人多壞眼，還有湖北人所養的豬，總是用大繩穿着兩耳，繫在屋外棚架，或樹幹，像牛穿鼻一樣，此種情形在別處是少見的。

本應計劃駐軍後一切應做的工作，可是放眼中原，正是四方烽火，真有安靜駐防之日麼？企予望之，不禁擱筆嗟嘆！

十二日，在小小的郝穴住了這許多天，怪悶人的，連日以來，謠言很多，消息又不靈通，真是急煞人。昨晚由鄭鏡初君來，說及兩個逃兵的事情，令我感到當兵，是比什麼都難過的。剛吃完了晚飯，大鈞又帶了一個瘋子來，這個瘋子就是他的文書上士，本來是好好的，不知受了什麼刺激，變了瘋子。聽說他最近接到一封信，看了之後，就發呆。這封信他已撕毀了沒有人知道裏面講的是什麼？據說他家裏給土匪蹂躪得很慘。總言之，他是一個受環境壓迫，時代的犧牲者，他有說不盡的悲哀，才因刺激過度，而失了常性。我對他很表同情，可是一般人見他是瘋子，對他很鄙視，而且對他的處置也很不仁慈，很不關心的。送去公安局監禁他，真不知人心是如何的，使我對人類性善，起了懷疑，甚至失望了。唉！在

這多災多難的世界，誰能保證自己不做瘋子呢？

實施。

忽然，聽到黃科長唱着散楚歌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下午在心情雜亂中，擬了一個士兵訓練計劃大綱，和士兵識字調查表，寫到這裏時在複雜腦海中

按部就班，作爲工作之準繩。師部提了四個共黨嫌犯，另地方團體又送來一個，均交師部軍法處審問，尚無結果。

十六日仍在郝穴，今日張司令發奎到來，卽就師長職，副師長爲李漢魂，參謀長爲韓漢英，

擬明後兩日開赴沙市。規定師黨部，師政訓處，

明日乘輪先行，我們現住地沈家場王怡和布店之

店東及其二小女，聞說我們要走，依依不捨，不願我們離去。頻向我們表示挽留，尤其二小女大

有黯然惜別之態，幼稚之心情，殊爲可感。因我們定明早六時上船，二小女（大的王永英約十歲

，小的王催月約八、九歲）不願遠離，盤桓至午

時十二時猶不忍去。旋復與其父送贈食物給我，

並要我常與其通信，天真情摯，使人感動，不料

小小心靈，亦知離別之可惜，人性之流露，了無虛偽，可見一斑。因而又引起我別離鄉井，倍增

思家之念。

十七日晨，三時餘起床，檢拾行李，四時用早飯，五時左右上船，殊不知店東及二小女已用起來，預備送行，直送至碼頭，見船開動，始快快而返。我因昨夜心情複雜，未有好好睡眠，在船行途中，曾小睡數次。正午十二時餘，即抵步

天跑了出來，不知去向。昨天下午聞說江中發現一裸體屍首，後來證實就是他，因爲他撕爛了衣服，一絲不掛，跑了出去，墮在溺斃，真是不幸極了。我因此整日不歡，心情苦悶。俱樂部的組織法雖已擬就，但目前仍有困難，未能即時付諸

日會、初級商業中學、縣立第二小學、福音堂及

## (五) 行伐北國歸俄留

其附設小學等。此地離江陵縣城十餘里，有汽車可通。並有汽車可通襄、樊。一日可達（約相距七百餘里）交通尚算便利。

十八日在沙市候命，乘便往洗澡理髮。本欲做衣服，但各服裝店均以不能趕做，恐誤行軍日期，未果。晚飯後，巡視沙市一週，見各處牆壁均已滿貼我們的標語，可見各工作人員，尙能切實工作。湖北多川馬，此間鄉人出市及負物，每以馬運載及代步，川馬矮小，性頗馴服，即女人亦使用之。各人騎馬是不用鞍的，習慣使然也。聞賀國光明日可抵此，本師韓參謀長，或同來云。

## 就地籌款達六十萬

十九日仍在沙市，昨夜天雨直至天明仍未放晴。今日整日細雨紛紛。在寓做些預備工作，擬定了付印的標語；寫了幾封信，報告行踪，晚飯往商會通知該會負責人員，張司令明日可到，如要謁見，可來本處引導前往，到商會時見友軍某師長在那裏取一笔款項，據說係向商民籌集的，爲數共約六十萬云。革命陣營裏，亦出現就地籌餉的惡習，不能不令人驚嘆也。

二十日接師長電話要我們回郝穴，故今日須作好準備。除購買些必須物品外，並往印刷店趕印標語及傳單等。蓋沙市比郝穴店舖較多，貨物亦較齊備，在此備辦，比郝穴方便得多。在沙市幾天，出外接洽及辦事時間多，因此常常趕不同來吃飯。而且久在偏荒之地過活，久食粗糲，到此較繁盛地區，自然發覺得似非大食一頓，換換口味不可。雖然此間餐館飯食不及京滬，但偶一

嘗嘗，亦覺可口。

儀式，祇照例散發傳單，貼標語而已。

## 敵來投誠潰兵四散

二十一日，昨晚決定今日十二時乘船回郝穴，早飯後收拾行李畢，出外買些零星物品，即行上船。順水行船是很快的，約航行了三點多鐘就到了郝穴。當在沙市寓所前往碼頭時，忽然邂逅

久別之同學鄧毅生君，不禁驚喜交集，交談之下，知他是沙市本地人，不久要到蘿池去云。因快到開船時間，不便耽擱，遂又匆匆言別了。在船上吃了一些麵包作午餐。到了郝穴，仍同上次居停王怡和店住，他們見我等回來，出來迎接，表示歡迎，尤其是那兩個小女兒，見我們幾個人都各帶了些玩意給她們，更加高興，笑容可掬。

二十二日編軍官教導隊課程，因本師已成立軍官教導隊，預備在此暫駐時，開始授課。我被聘爲兼任政治教官，尚須預編教材。下午身體感覺不舒服，晚上腹瀉了數次。

二十三日，今晨身體更感不適，早上又腹瀉了二次，早餐已吃不下，後來喝了一瓶濟衆水，稍覺好些。隨後又請醫生來診視，服了藥方，到晚上更覺好些。日間分配各人的工作，預備「五卅」與總理奉安的宣傳品，下午師黨部接到署名「護黨革命大同盟」的宣言，內容指責中央政策違反黨義，令人駭異，不知時局又會有什麼變動了。內爭不已，徒苦吾民，不禁爲之慨嘆萬分。

二十四日，今日積極籌備「五卅」和「六二」總理奉安事宜，擬於奉安之日出版「奉安專刊」，旋奉中央規定，「五卅」紀念，不準召集民衆開會。即各機關代表開會紀念，亦須於上午七時前舉行完畢，故我們索性不舉行任何開會紀念

二十五日，今晨師長臨時要我們一同出發，勿促檢拾輕便行裝於十二時同師長乘輪向沙市進發，到觀音寺宿營，部隊則早已先去。政訓處秘書和陳科員隨副師長到資福寺候命。此次臨時行動的原因，原來係預定會合八師，及夏斗寅部第

五十師，於廿七日包圍荊沙收繳新編軍九師、十六師、五十五師全部槍械。因譚師於前數日在宜都先向新九師發難，戰數日損失不少。新九師審察情勢，知無法抵抗，情願給我師繳械。該師原擬今日乘輪來郝穴，但聞中途變更行程，改由陸路前來，我師恐有意外，爲預防計，故先派隊上前戒備，以策安全。惟其副師長（即新九師者）李朝芳已先親到本師第十一旅部，表示誠意服從中央，自願給我師繳械，其部隊亦陸續到達，決於明日繳械後，徒步散兵即向沙市行進，俾便收容。惟賀國光尚未知，討桂之役，即可由此而結束。尚欲依原計議，就任司令官也。

二十六日，昨晚發了兩個電報給總司令，今晨四時起床，七時出發前往黃家場，距此約十餘里，是夜即在此宿營，到黃家場後，即分配各人工作，趕印告新編官兵（即被繳械之新九師）及繪寫標語。晚飯後，召集各員開談話會。議定明日入沙市之工作。由全體職員組成三個宣傳隊，於先頭部隊入市時，即行開始工作。我亦親自參加。入沙市時是否會有戰事，不能預斷，因程、石部隊，已知我師要來繳他們的槍械了，是否抵抗

，不得而知，至新編九師的槍械，是由自己甘心情願在花家橋繳來我師部，可謂自有繳械歷史以來，最文明最順利之一次。明晨須提早於二時起床，以便有充份時間準備隨時應變工作。

二十七日晨三時由黃家場出發，經岑河口向沙市前進，約行四十餘里，上午八時即抵目的地。

敵人悉於昨夜退往荊州，我們入市後，即散發傳單，張貼標語，及分頭演講，說明此次討桂軍事意義。迨師長到達時，民衆出來歡迎者達萬餘人，誠極一時之盛。聞朱師、夏師，昨日已逼近荊州，敵方之被繳械，直指顧間事耳。觀此次新九師之被繳械，及程、石之敗走，軍閥末日之慘狀，至爲可憐。新九師本係前第七軍李宗仁轄下之一部，而程、石兩師則爲胡陶部下之湖北軍。新九師係自願將槍械送繳於第四師，故能不費一彈而解決，而胡陶部之程石師則尙欲抵抗，終於繳械潰散，落得悲慘下場。

下午忽有許多被繳了械的士兵，由荊州潰逃來沙市，弄致市面驚慌，人心惶惶，我師師部及本處，爲防止散兵作亂，擾害商民計，一方面派隊上前止截，不讓入市區，一方面派隊入荊州宣慰，另外我們出動全體人員在沙市收容散兵。至黃昏時已收容有八、九千人，如此衆多人數，一時頗難尋找房舍安置，至感困難。此種散兵雖經繳械，但仍有不少懷有手槍及手榴彈者，處置稍有不妥，即易發生騷亂。關於安排住宿，張羅伙食，種種問題，都不是易事，幾經籌劃，直弄至深夜十一時始略告就緒，是日各工作人員無不奔走駭汗，勞苦備嘗，尤以被派趕往荊州後，而又須

立即趕回來的爲甚。翌日將該等散兵，分別改編，及將不願再入伍者，予以遣散後，此事始告一段落。其後清理收容場所，尙發現附近水塘及草叢中，有散兵丟棄之手槍及手榴彈，此次未出亂子，誠屬幸事。

## 國父奉安軍民集會

二十九日與長江商報接洽，爲印總理奉安專刊及擴大該報報章篇幅，增印有關總理奉安宣傳文字各項事宜，已獲相當結果。各團體亦於今日召開總理奉安誌哀籌備會，商討應辦各事，分頭進行。本處除派員參加外，並另籌劃於是日作廣大宣傳運動。

朱秘書已請准長假，主任委余兼任，辭不獲准，前曾已屢奉兼該職，祇得勉爲其難。

三十日，昨晚主任回南京，爲繳械善後諸事向總座報告及請示。政訓處今日由自誠堂遷至商業學校辦公，趕編奉安專刊稿件，並派了二十二團訓練員及訓育科員，召集各團訓練員會商奉安宣傳諸事。各團體組織之奉安誌哀會推本處任宣傳主任，由本處派定良生兄負責主持此事。

十一日，今日爲農曆端午節，本處未能免俗，特發犒賞金三十元爲各職員加菜，藉慶端節。而奉陪，自接內子產訊後，心緒繁亂，急欲回京看顧。

十一日，今日爲農曆端午節，本處未能免俗，家戶戶，都好像過年一樣，非常高興，尤其是婦女與小孩，均穿着新衣服，招搖過市。江中又有龍舟競賽，真是熱鬧非常。我們出門人，更有每逢時節倍思親之感，可是軍官補習班今日並未放假，我仍要去教課，而各學員亦覺精神不注，大有心不在焉之慨。

場散發。

六月三日紀念週後，上午十一時，師長對全體政工人員訓話，歷一小時始畢。

六月四日，今日開始上辦公廳，集合辦公，繼續整理工作報告，及草擬各種工作計劃，這數月來每日批閱公文均在三、四十份以上。

五月繼續整理工作報告，內部職員亦已各視其工作能力及興趣更調完竣，安排就緒。下午三時沙市各團體請宴各將領，表示歡迎，予亦敬陪末座，杯酒聯歡，軍民同樂，間席歡笑頻仍，亦一難得之盛會也。

七日奉發討馮宣傳品，以馮玉祥興兵反抗中央故也。

九日，工作報告已整理完畢，今日付郵是總政訓處。接主任庚電，謂內子生產囑於訓育科長到任後，回京。今日朱紹良將軍請宴，予因事未

到任後，回京。今日朱紹良將軍請宴，予因事未奉陪，自接內子產訊後，心緒繁亂，急欲回京看顧。

十一日，今日爲農曆端午節，本處未能免俗，家戶戶，都好像過年一樣，非常高興，尤其是婦女與小孩，均穿着新衣服，招搖過市。江中又有龍舟競賽，真是熱鬧非常。我們出門人，更有每逢時節倍思親之感，可是軍官補習班今日並未放假，我仍要去教課，而各學員亦覺精神不注，大有心不在焉之慨。

六月一日，今日爲總理奉安日，上午九時在李家大塘開會誌哀。軍民到者甚衆，會場空氣異常嚴肅，哀思瀰漫，不少人爲之下淚，足見總理偉大人格，感人之深。不特豐功偉績，爲全國人民之所愛戴也。本處印就傳單多種及專刊六十份在會

(五) 留俄歸國伐行

十二日閒來無事，頓覺心情煩悶，乃約同周、鄧、黃數人往遊荊州。蓋荊州爲古名勝之區，久欲一遊，過去因工作繁忙，雖距沙市不過數里之遙，亦未能償其宿願，今日適值得暇。故決定前往遊覽，本擬乘馬去的，因天氣熱改乘人力車前往，所謂聞名不如見面。誰知到了荊州，祇見一片荒涼，令人傷心慘目，聞荊州以前多爲旗下人居住，迨帝制推倒後，旗人無以爲生，遂日見衰落，尋且拆卸磚瓦出賣，以維生活，境況至爲淒慘。現在只剩得一片敗瓦頽垣了。盛衰循環，理有固然也。此地有三義殿，爲劉、關、張供禮之廟宇，又有所謂飛來鎌、關公銅像、關公玉帶、關公馬槽等，所謂古跡名勝，亦荒廢不堪，徒有其名耳。看過此等古跡之後，乘便參觀第八中學，及到第八師政訓處聯絡，八中爲江陵縣唯一中學，有高初級共六班，另女子部一班，學生共約三百人，經費每月四、五千元，校舍頗具規模，內部亦覺整潔，頗有可觀之處。遊畢，返沙市時，已時近黃昏矣。

在沙市一直住到七月，我雖急於返京，但因新員未到，接替無人，欲行不得，在此時期，第四師對中央不滿之態，已愈顯明，不穩之消息，已在傳說中，此時政治工作，更加困難。除例行工作外，不欲作什麼，實際也不能做什麼了。其中。

而已。苦擇了許多日子，新員仍未到達，真急煞我了。其後得總政訓急電，要我即速回京，我即據情一切，將公物文件、錢銀等，點交處內高級職員，囑其臨時保管，隨即到師部向各首長辭行，告以明日即行返京，並出示總政訓處電報，以證明奉命行事。當時他們言語間已暗示將有舉動，並謂彼此相處尚屬相得，如不離去，希望彼此合作，決不爲難，但仍請自行決定，不予勉強云云。至此，我不得不表明返京之決心，並請於我。去後，善待政工人員，俾能繼續工作，師部首長們很爽快地表示，無論在任何情形下，只要不妨碍軍事進行，絕不爲難政工人員，決聽其自由去留，請放心云云。我回處後，即請各人安心工作，無須恐懼，我遂得如願回京。

從民國十七年三月至十八年七月，我先後兩次在第四軍及第四軍縮編後之第四師政訓處工作，隨軍北伐，進兵蘇北、山東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等地，初任宣傳科長，旋任秘書兼代主任，朝行晚宿，備極辛勞，而工作環境之困難，實爲前所未見，蓋四軍首長在政見上，常與中央有距離，簡言之即政見不合，而軍隊政治工作人

員，幾全屬黃埔軍校學生，指揮亦頗不易，我原爲一書生，既未習軍事，亦非黃埔學生，我到四軍政訓處時，只有三數人員，係由我介薦之非黃埔人員，其餘軍政處、師政處及團指導員等等全屬黃埔軍校畢業生，在特殊環境之下，如何溝通中央與軍方意見，應付人事上之困難，真非易事。所有前後任之主任，均係到前方不久，看見環境困難，即行返回後方，樂得過其清靜的生活，在夾縫中討生活的我。長時間都是我在撐持這困難的局面，我本着以誠待人，以勤任事的原則，盡可能去做，幸而軍方尙能開誠相處，中央亦寄予信賴，故能在困難中推進工作，不致誤事，誠屬奇蹟，殊非始料所及也。迄四軍終因政見不同，而有九月所謂宜昌「起義」之舉，使地方遭受禍害，國陷分裂，殊爲可惜。但在發難前，我奉總政訓處電令即速回京，以免受困，但我行前與四軍首腦仍作最後之真誠相勸，雖未蒙接納，改變方針，亦承寬待，讓我自由離去，並答允我之請求，對政工人員，必不加害，到相當時間，必任其自由，或留、或去，決不留難云云。後來事實證明，四軍確能依其諾言行事，全部政工人員，均能依各人意願，獲行動自由，亦不能不謂難得之事也。

之三十三  
中外文庫  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 
中外雜誌社帳戶。  
在沙市一直住到七月，我雖急於返京，但因新員未到，接替無人，欲行不得，在此時期，第四師對中央不滿之態，已愈顯明，不穩之消息，已在傳說中，此時政治工作，更加困難。除例行工作外，不欲作什麼，實際也不能做什麼了。其中。

徐櫻女士著定價台幣捌拾元